





設立警調委員會。俾謀  
取雙方妥安之間合作

裕仁步勤

千葉火燒場

東京七日合衆電。日

晉七奸判處徒刑

皇裕仁。本日於千葉市  
下汽車後。步過九百英  
尺之火燭棚時。成于靜  
雅難民向其熱烈歡呼。  
并有婦女高聲哭泣。裕  
仁有兩度停步。笑頷佩  
仁紅十字之殘廢兵士

僑林吉隆君  
事務所昇平路廿號  
電話六五一

園出品

已試者  
當知品質優良

江道九四號 電話：八六  
辦出入口貨  
新到大宗華國德國紋  
皮顏色齊備歡迎定造  
大同路三八一號  
電話二〇四號

分期選擇。  
總務部四〇九

八寶印色  
十七號  
文具公司

中山路  
市六六

發售  
地址  
路南  
四六四

海  
星期二直開香港  
注射證如在六日  
華輪船公司啓  
石碼  
安海  
座位舒適

由廈起程前往溫  
如蒙惠顧請至  
話一一七號  
廈八日往菲客貨  
疫注射及種痘以便赴輪  
干散社二樓

住汕頭香港檳城  
員兼收  
郵政移民局申請發給  
章現假廈門海傍路  
和豐有限公司謹啓  
日開往香港星加  
行址驚江道

價二元二角  
化，癘疾國是，會率親善  
歸途訪土耳其、伊朗、伊  
月又一日，備受朝野歡迎  
備觀所及之英荷戰時努力  
細不遺。生動之英荷充滿  
訪英經綢、西亞情況、無  
我閱趣事者，當以先說為快

（自列各）  
（十書）  
（倍均）  
（發按）  
（售定）  
（價）

著者致  
命，非英  
拉吉，歷  
逐日，勤  
力與期  
風尚，以及

記。此  
待。此  
及。此









抑  
洪

是一個由王先施這句話是在北京政府時代所說的。自然，那時候的政府只是一個「民政民有」的原則下草率過人的政府。照理說當然和現在這個「民政民有」的原則是不同的。

可是事實上，要是我們仔細地在政治的各方面加以詳細的比較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在這兩個政府之間卻不幸地仍有其許多不應當相同的類似點。別的不說，就用那和我們的生命健康關係甚大的關稅來說吧！

中國的糧政，大概是這次戰爭發生以後才有的，在戰前，大米麵粉來源是充裕得很，每年只要『事』上幾千萬兩的關金，糧食就可以不成問題了，所以那時的糧食問題，事實上只是入口的財政問題。不論是什麼時候，或是什麼地方，如果需要糧食的話，只要有錢，一張電報就可以一切都解決了。可是到戰時，海口的封鎖把洋米來的路斷絕了。接着華北、華中，蕪湖平原又因戰事的失利而減少了糧食的供給力，而同時龐大的戰鬥力又必須大量的軍糧來供養，來維持，於是糧食的問題就不斷地發生，而且是『天』地嚴重地下。所以中央在一方面設立了農林部積極地增加農作物的生產，而另一方面又設立了糧政部來積極地管理糧食的徵收和分配。

照我們的老百姓想起來，國家在糧食一項的收入，應該是便可觀的。據我們所知道的，什麼公學租，積谷一項的收入，應該是便可觀的多拿去了田賦收穫的三分之一。要是將全國耕地的面積算一算，每年大概能有幾千萬石也！自然，在這個然而顯而易見是有利於國家，有米的出口實在是不算不少的了。但是誰能料得到在這次多會合中央地部長程潛君，竟說是田賦的收入除供給田賦機構開支外，尚不敢二萬萬元。那麼換句話說，國家除了向人民徵收了這鉅大的一『實物稅』外，還要再印一萬萬元的鈔票來彌補這開支的。這怎能叫我們不寒心呢？

的確，田賦的機構實在是太龐大了。每縣有一個田賦處，每鄉又有個分處或是一個倉庫；鎮總長和縣政府的理公所差不了多少。而出田賦場的每一個職員待遇又是所謂「中央」的標準，遠超於縣級公務員的薪津之上，當然的，只要薪俸一項的支出，就不知道是幾個億元了，再加上其他許許多多的名目的開銷，結果當然是變成個人不敷出的局面。一個最大的稅務機關的情形不是如此，其他的機構是更不用說了。

不過有了這個機構，總可以容納不少人的人，其中除了閑人的減少，主等的故舊以外，大概也有着幾塊窮光蛋，那麼花錢至少是減輕了社會上失業人數和治安問題，這也未始不是一種很大的收益。橫

們也可以有別人，不見得只有他。高梁政府貪污那些多麼？誰來管呢？美公署被舞獅那慶公開也還是沒奈何他，難道他們弄來了這些區區之數就按法律罰款嗎？

到後來，袋子裏有的是開金的時候，自然可以爲所欲爲了。固然茶買不起那幾百兩黃金，一輛的汽車，花不起那一百萬一天的汽水他們點買不起那幾十根金條，一座的房子，但是他總能吃得起幾塊地，一棧的酒，看得起一千塊，一場的電影，上得起幾盤美金票代價的跳舞場。這在表面上看來，好像是無窮的浪費，然而進一步看的話，他却有着間接的利益。在不久以前廈門報紙上不是載着許多失業的女子踏上了出賣肉身的生涯嗎？要是沒有這一班人，她們將要是連環的女最後的路都走不得了。而同時廈門市財政的收入最大的不是煙藥捐和慈善捐嗎？如果沒有這一班人，那恐怕市政府的公務員要吃西北風了。

要是在偏僻的縣份的話，那問題就不是這樣容易解決的了。在「食」的方面却還好，雖說捉得過去，可是那人性、禽慾、總還有清淨雞紅鴨鴨，馬馬糊糊隨便一點，難道捉得過去。要是那人性的第二方面的話，卻很傷腦筋。沒有電影院，接吻的鏡頭沒得看。沒有跳舞場，擁抱的滋味沒得嘗。結果只有一個轉着那些「小家碧玉」的念頭，自給在這年頭裏有錢都有辦法，廣東一個轉着那些「女子才藝」一石米呢。這次省參議會開會，蘇南參議員柳和良就敘述了一段因糧徵收員下鄉催繳田賦強姦民女斃死民婦的慘事。要是說除了出錢以外還要將妻子的生命抹煞，真換賠上去，那似乎有點「苛求」了吧！

寫到這裏，想來也許有人誤會了我：是同報政人員攻擊，其實並不是的。我是向着那些少數的無法無天的報政人員們加以坦白的指出，我知道我上面所說的只是代表報稅人員的小部分，而大部分的糧政人員是在非罪的待遇中正規地工作着的。最近江西田賦廳處長程聖型的自縊，就可以證明了有的田稅工作人員是，在如何艱難的環境中掙扎着。所以在這兒，是我必須帶地用真實的心情對那一部分的人表示敬意。

總的各省自去年起又將恢復田賦征實了，想來又可以解救了不少失業的份子，然而要求有人到國防最高委員會找王寵惠秘書長請教介紹工作，俾得那些失業者有所貢獻的話，我不知道王氏又將怎樣地答覆他們的請求呢？

**編輯室**

本期稿例，一  
漢合記一暫停一天  
編者

「諷刺」在文學上，似乎已有了一個位置。

聽說魯迅先生的文章是「罵」。沒錯吧，他的諷刺的筆鋒，實在也够辛辣刺骨，令人難堪了。但還有人這樣說：「魯迅先生在他文學上替我們造一活生生的人物阿Q，將我們數千年來的積習，如自大，卑怯，投機，取巧，以及自欺之類，的精神勝利法等等的，通加以無情的嘲笑和鞭打，自然是很可敬的。但只限於消極方面，若要使我們鼓勵奮鬥，能多作我們模範的，在他作品裏，却還沒有。」這樣說來，委實難以應付了！好在艾蕪先生立即應道：「怎麼沒有？艾蕪先生立即應道：『什麼沒有？這人物，便是魯迅先生他自己已呼！而且，這不比任何作品更動人麼？』」

見巴金等著魯迅與抗日戰爭）不過你將說他太主觀罷？

那末，如郭沫若的女神之再生如何？——在「爭神」對峙時之後，來了一個「羊羣暴舉而過」的牧童：「啊，我不該睡了！這條國路，時常只顧爭與毀壞，使得盡了喪羊頭，我只好牽着羊兒逃走。」（魯迅先生！胡適的差不多先生逃走，要是「差不多」先生們是神經麻木了的話，那當然是了是「無感覺」的，或者要說：「太俗氣」！茅盾在一篇隨筆裏是如此直挑着：「他費裏從不說『我』，還有：『他要自由，可是他不肯服上那到自由的梯子，因為他反對平凡的一步一步爬，他思想是飛！』」

此外名入家入腦的諷刺字眼，當然還無可勝數。但一言以蔽之：如果說上述諸人的含諷刺意味的作品消極無力，不力以導人生的話，那末真所謂「語不驚人便休」了！

同樣的，「假使真正有着『社會的意識』（見茅盾自選集序文）的話，那麼諷刺應該也不會與社會無礙。何況社會正有許多黑惡的深刻指發；許多虛偽正無能盡力。自然，如果說是『消極』的話，那末其他方法，是否比積極，高明，無不導益於人生？那恐怕要一樣吧？因為誰能以『將文字寫在紙上』的某種文學，去像李連的直截了當，輪起雪花芥來，殺個痛快？」則人類創造文字何用？

白話文運動全國了，如果以新文化運動為主，則應該是大家所公認的，則「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當是「諷刺」嗎？何況代表我們民族性的阿Q，的確是在魯迅筆下宣判死刑了麼？

至於諷刺是否足以動人？那便要讀者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了。不過，我們還有一個例子：讀讀拜耳特（陳秋子譯，就是可以知道拜耳特所以能成其大詩人之名，多半是以諷刺詩為人所讚賞。他不但在英國，也得了無數外國愛讀者，這也就是他的諷刺詩的魅力。而且其後，德也全是他的克烈維爾，和馬志尼；法的雨果也都是受到拜耳特文思想的影響很大。

這樣看來，諷刺當不一定是「兩柄拔壞」的東西已屬無疑。它非但盡有揭發人生虛偽的餘事，並且有濟於熱的人類愛。和那明期的笑。

最後，應當聲明一點的，就是：諷刺不能代表整個文學，而祇是文學的一種別格而已，當非吾人幻想的境域的永恒和普遍。因為理想中社會——像馬國威所說之中國社會，烏煙瘴氣或可能無存。則「民主主義文學之花，將在那些結得理想結果」。但祇因目前「阿Q」的孫達達的「總軌」的現狀目下會上，即調劑在文學上當會用有式之地，尤其是報紙的副刊，似應相繼「魯迅風」來，好把建醮的「阿Q」相——統統掃去！

（六月一日夜、於獨立廳中）

**馥香堂**  
 百年老舖  
**神**

效滅蚊香圈

是訪取